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六　　宋　李綱　撰

書十九

與張相公第二十一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二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三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四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五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六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七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一書 三月十五日

伏審車駕消辰進發臨幸建康竊計今已駐蹕累年士大夫之有識者願望在此今乃如志自非相公精誠足以感動上心力回天步何以及此威聲既振國勢益隆中興之期指日可俟更望益懋壯猷早建恢復之功以慰四海士民之望天下幸甚不勝斷斷嚮之至

其輒以已見具劄子奏御顧惟狂瞽之言干冒天聽屢矣何補涓埃第拳拳之誠有不能自已者謹已副本録呈敢望機政之暇一賜采覽或有可取進對之際願與敷陳庶幾螢爝之微有助照燭莫大之幸仰恃眷予之厚僭易及此惶恐無地

其待罪豫章實及一年雖仰託鈞芘夙夜黽勉幸免曠敗然日負素餐之譏深愧無補今者車駕進臨建康江右為上流重地豈衰病迂踈者所宜冒居秖俟移蹕粗

定再申投閑之請終冀矜從仰煩陶鑄也
虔寇猖獗雖官軍屢勝餘黨嘯聚紛紛未已出入合火
人數頗衆官軍雖所向克捷但無如其黨衆急則走險
緩則侵掠四出難捉最可深慮滋蔓駸駸兵將疲乏無
以策應或落姦便則為患不細已委提刑司就便節制
諸項軍馬臨賊巢穴先遣人說諭願就招撫則放罪公
參不然即合力討捕頗聞有就招之意但屢服屢叛未
可憑信耳輒具利害奏聞并遣屬官韓岊詣朝廷禀議

敢望鈞慈詳酌施行不勝幸甚一路休戚所係伏乞留
念
虔寇紛紛正坐孫守欲討捕太急之故平時以群偷姓
名置于坐隅幾事不密致令反側遂蜂起而為盜賊殘
破雩都虔化瑞金興國及吉州永豐吉水等縣酷毒甚
矣而佑方自以討捕為功移文謂諸縣人民例皆安業
惟有兇賊周十隆恃嶮聚徒侵擾鄉村又所保奏功狀
殺獲賊首如謝小鬼之徒至今見在作過者甚衆敢肆

誕謾多此類也為今之計惟得足當太守有智畧而寬猛得中者假以歲月借以事權則群盜不難銷弭再三思之如張嚳者正可任此朝廷别與佑一郡而以嚳守䖍必有顯效一方休戚所係不細輒敢冒聞惶恐之至某所論孫佑非以去歲不起將兵違節制之故實以措置乖謬貽害一方所薦張嚳非以嘗識其人之故實以智畧材術正可治䖍相公方以平治天下使士大夫各任其職為事而其待罪方面亦欲列郡得人盜賊寧息

故敢借易以浼鈞聽亦恃照知之有素也惶恐惶恐伏

幸恕察

所遣屬官韓昱詣行在奉起居表并乞赴都堂稟議以

昨遣羅薦可蒙恩賜對進秩不敢陳乞上殿恐有僥冒

之嫌然昱實佳士操履人多推稱敢望鈞慈與進詢以

本路利害使得自竭以備採擇幸甚幸甚

與張相公第二十二書 三月二十八日

本路自今春以來雨暘以時農事方興布種甚廣又有

豐年之象此誠燮理之功導迎和氣所致天道助順正宜益修人事以應之願言蚤建中興恢復之勲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天下幸甚幸甚

虔寇周十隆等雖已受招安不肯赴官司公參亦未放散徒黨本司已專遣使臣齎牓前去曉諭示以朝廷恩信使隨李統制徑赴本司當與保奏以其狀詞有虔守無故討殺及前後招安官多失信之語不免如此萬一更不聽從即須遵依近降指揮會合討捕但賊徒衆多

官軍尠少難以分布斷其走路所以未易擒討近具申
陳乞摘那岳飛下兵將前來就糧討賊實為利便更望
鈞慈早賜詳酌行下不勝幸甚幸甚
虔守孫佑執固不通既無韄遂安之之術又無虞詡討
殺之功聽信一二僚屬之說掩捕周十隆等致令聚集
猖獗殘破數縣所傷多矣今虔州租賦益難催科倉庫
匱乏朝廷拋降盡為虛文若更年歲間如此羣盜無所
忌憚為患益多某前書借易浼聞乞別與佑一郡而擇

有智略寛猛得中如張觷者付以郡事必有可觀更望相公博加詢訪為千里生靈之計莫大之幸仰恃知炤之厚敢私布之伏幸鈞察

與張相公第二十三書 四月二十日

比人還拜教之辱慰誨勤懇仰佩眷與之隆無以自喻竊審車駕自抵建康物情悅豫中外寧謐區處將帥葺理藩垣悉已就緒相公以不世出之材遭時得君翊贊中興綽有餘裕更冀益勤遠略早成恢復之功大慰天

下之望區區此心無日不在門下也

其承乏南昌實踰一年左支右梧僅免曠失仰荷輝芘之厚銘佩何言日來衰病尤甚兼苦瘡瘍久在假故深慮廢弛職事旦夕欲復申前請上干陶鑄置之閑散使倦飛之翼復返故棲實始終保全之賜也敢布腹心先以冒聞惶恐無地

本路自春夏以來雨暘以時布種甚廣又成豐歲目今蠶麥皆登人情安妥但虔寇弗靖為可恨耳他路歲豐

則羣盜利於蓄積反肆猖獗習以成風良可怪也近見報朝廷已除張嚳守虔千里得人盜不難弭然亦須少有更張以感其心意新其耳目舊染汙俗庶可變革嚳到任必能條陳也馬擴近已過此更望劄下張嚳令速赴新任幸甚伏冀鈞察

李貴招安周十隆等初甚草草猶欲循習舊例以事虛文本司累備坐朝廷指揮督責適方得報云正首領錢嚮者已出軍前公參見催促周十隆等出參若不如約

即進兵討捕謹具劄子拜呈伏幸鈞察周十隆者為虔寇之領袖不得此人為患未艾近已有倣傚作過者如瑞金之蔡居道執權縣裴汝能以歸虔化之賴漏八嘯聚千餘衆侵犯撫之崇仁宜黃本司雖已遣兵討殺人數不多實難分布深慮連結者衆別致疎虞累具申禀乞輟那軍馬應副更望鈞念

伏蒙誨諭田易酒庫許令存留仰荷垂念不然則此一司雖復立矣然至今猶未被受指揮敢望鈞慈促令行

下不勝幸甚贍軍酒庫措置漸已就緒所補不細深服
朝廷處畫之當也

任仕安老練兵事㑹細皆可使但性頗褊急故為其伍所不喜昨在福建湖湘屢立奇功中間廢罷實為無辜某去冬警急之際辟充本司都統制委之訓練備見宣力方朝廷多事之際武夫中如仕安未易多得置之無軍馬可統之地實為可惜望相公特與收拾湔洗用之必有可觀不然則告陶鑄一住程合入差遣令依舊在

本司以備緩急亦大幸也仰恃眷照輒敢及此惶恐之
至

與張相公第二十四書 六月二十四日

某自春夏久苦瘡瘍近復中濕得筋攣之疾行走蹇緩拜跪艱難加以痰眩復多遺忘憂患之餘血氣凋耗自應如此惟濫當一路帥守之寄深慮別致疎虞有誤國事夙夜震懼不遑寧處已累具奏願置閑散以養衰疾未蒙矜從輒以劄子仰干鈞聽敢望曲賜敷陳特從所

之使得早就休息不致顛隮終始保全之賜盡出鴻造不勝懇禱之至

某惶恐再啓本路盜賊除虔州南安軍數頭項已委張龍圖提刑司就近措置外吉撫筠袁臨江軍十餘頭項本司遣發兵將漸次招捕皆已獲其首領筠賊能清害捕盜官尤為兇暴幸已就戮見督廵尉搜捕殘黨惟吉寇李安淨者最號狡獪難於擒討近增兵前去措置勢已迫蹙願就招安旬日間必見次第區區指蹤捕盜素

非所長幸免曠敗實賴朝廷威德所及輒具劄目申禀

幸望鈞察

議者多謂虔冠十數頭項陰相結連今冬必須猖獗近

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兩項軍馬存留本路自可制之

但步諒一軍已蒙指揮許用月椿應副却令湖南撥還

鄂渚於事為便李貴一軍所費三倍於步諒轉運司無

餘剩可以贍那秖是督迫州縣深慮别致生事累具申

禀更望鈞慈曲賜垂念李貴被傷之後在假已乞尋醫

軍中無可倚仗能統帥者亦望早擇其人付之庶幾緩急可以使喚併乞鈞察

車駕駐蹕建康勢須分屯重兵於九江以為控扼竊計朝廷已有措置本司未曾被受指揮敢望頒旨行下不勝幸甚秋色漸深更望為宗社大計深留鈞念借易惶恐

本路春夏間雨暘以時早田既登入秋頗鈌雨澤已覺亢旱祈禱雖應殊未霑足深慮晚田不免旱傷近降指

揮納苗及和糴並不用旱米恐誤大計已具申禀更望詳酌早賜施行糴本專用關子無見錢相兼難以行使亦具利害申陳併乞鈞照

與張相公第二十五書 七月十一日

袁州萍鄉賊石鐵脾鍾牛皮等六人並已招降揀放外得頭首十人徒黨堪披帶四十餘人今遣元殺敗及招降将官馬仙管押赴都督府伏幸鈞察此十數頭首皆係桀黠久在江西湖南兩界首作過殺傷官兵甚衆累

受招安輒復嘯聚今次多方措置始能得之敢望鈞旨令所隸軍中嚴加覺察稍有違犯即隨宜處置庶幾不至逃還復為良民州縣之害一路幸甚幸甚切乞垂念吉州永豐賊李安淨者去秋招安至本司一夕遁去嘯聚作過出没於崇仁新淦豐城數縣界首巡尉不能制中間本司遣兵殺敗不曾獲其魁首又復結集猖獗近遣屬官程圭率諸頭項兵將四面遮羅深入討捕期於必取凡兩月餘日生擒安淨及斬獲以次徒黨去此大

害撫吉筠袁羣盜有名字者並已招捕了當實賴朝廷威德所及獲免曠弛豈勝感懼更望鈞慈有以誨督之幸甚幸甚

昨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自至本司訓練彈壓備見究心内外無事頗賴其力每遣兵捕賊能以方略授所遣將士出必有功將官馬仙者累次差出討捕羣盜今春追襲謝小鬼尹寳等斬五百餘級近又破袁賊六頭項悉招降其首領實為雋功敢望鈞慈將上本司奏狀

優與旌賞先次推恩以為將士之勸不勝幸甚馬仙令部押賊首赴都督府如蒙召問曲折尤幸偕易惶恐

秋氣已深本路防冬之計全無凖擬如聞朝廷委岳侯以九江控扼岳之意謂兵不可分未肯差撥欲合不欲分此固兵家常理至於控扼要害之地使不為敵人窺伺此又使可後哉九江為江南上流去偽境不遠蘄黄光州並無蔽障使敵潛師以來而旋求援於七百里之武昌其何能及頃年馬進據九江朝廷出大兵半年乃

始尅捷豈可不慮使九江或有䟽虞即江東西震動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願相公留念其多病久不以狂瞽之言上瀆鈞聽第切惶恐

與張相公第二十六書九月二日

九月初二日具位某再拜致書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閤下某建炎初蒙上擢任宰司自以材力淺短論議迂䟽不足以任天下之責丐罷機政得請祠宮旣而言者交攻以罪去國是時聞閤下為言事官附會時宰以

取世資但以為趣時巧宦喜富貴人耳及明受之變其遠在嶺海乃聞閤下奮發忠義糾合師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龍以中天然後知閤下真一世之竒才因是乃見而獨恨未之識也數年前其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衰疾適閤下自樞廷均逸弭節海邦譙光過人恵臨衡宇因得從容樽俎間奉談笑而欸襟抱側聞緒餘追悔昔日之非深明當世之務每言帝徳王功霸略皆在人主心術中顧所以致之者何如耳竊自慶忭以

謂炎運中微天心悔禍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大業非
閣下而誰未幾閣下被召還巖廊某亦蒙恩起廢承乏
帥守踰年於此獲窺廟謨之一二以成去冬却敵之功
尤切歎仰然自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材調
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聞卓然有以慰天下
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説中興氣象邈未
有期不知何為而然耶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之事觀之
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

衆閣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吕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其輙不自揆激於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於冕旒之前情迫言切抵忤必多其知我者以為見危納忠犪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其不知我者以為出位侵官汲黯之戇又復妄發知與不知且置是事今日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嘗為大臣歷事三朝懷孤忠而同休戚者茍有所見其可緘默而不

言乎恭惟聖上登用閤下委任之專聽信之篤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萬衆一戰而潰恕而不問去春其入覲軒墀親聆玉音張其自富平之敗始練軍事嗚呼雖秦穆之於孟明光武之於鄧禹馮異何以加此閤下所宜益務慎重諮諏良策圖不世之功以蓋前愆以報知遇使後世稱之視古無愧今乃以措置之失亡二十萬人寇偽得之增其氣焰此豈小變雖聖度兼容未以此罪閤下天下謂何閤下材識高遠自任以天下

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為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分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揔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骾諒者踈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柳子厚作梓人傳謂斵削在於衆工而成功妝於梓匠此最知宰相職業者平時猶當如此而况於艱難之際乎

蕭何相高祖而腹心謀畫則有良平爪牙攻戰則有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諫則與王魏善戰則與英衛持衆美而效之君此所以成創業開基之功也李林甫盧杞挻亂危國其咎安在忌嫉而已其顧閤下為房杜之亞以穆天縡不顧閤下為杞林甫之流以私寵利天下之事庶幾可為也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者忘身與家而其究則國與家俱安背公營私者不過為身為子孫計而其究則家與國俱危不復引古

為喻請以近事明之當宣和末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謀為自安之計者深根固蔕可謂至矣一旦事變往往不能保首領然當承平無事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長保而為此猶可恕也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聶山之徒其所為有甚於宣和之末然尚亦可恕者禍故作而未大也建炎之初經靖康之變禍故大矣然黄潛善蠧國欺君又甚於恪山輩今皆安在天理昭然所以未之思者寵利誘於前而禍患藏於隱也方今國勢日

慼人心弗寧強敵憑陵僣竊窺伺加以旱暵為灾財用殫竭而閤下獨斡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息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為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而為福也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古聖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閤下誠能知措置之失當而圖所以改之者豈惟宗社安而生靈蒙休閤下永膺多福而其將歸老於山林亦有奠枕之安閤下不自知其為非而無

改之之意豈惟宗社危而生靈告病閤下之禍可立以待而某雖欲退休亦未知税駕之所矣安危休戚某與國家及閤下同之荷照之深敢忘忠告以致朋友責善之義乎某素愚直私憂過計其言激切閤下亮而恕之非獨某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不然無所逃罪所有奏䟽副本敢塵鈞覽惶恐無地不宣

某悚息區區書中猶有未盡之意敢悉布之昔人有言長江數千里如人七尺之身當備者不過數處虛而當

備無如賸理今淮西者東南之賸理也酈瓊之叛賸理虛矣今自舒蘄光黄一帶並無軍馬以為捍敵九江要害之地又無控扼儻使偽境因用酈瓊以擾上流則沿江震驚駐蹕之所不得安矣伏望相公深思所以備賸理之術勿謂敵人不出此策幸甚某已束裝待罪聞報即行然不敢以將去之故而廢國事併乞鈞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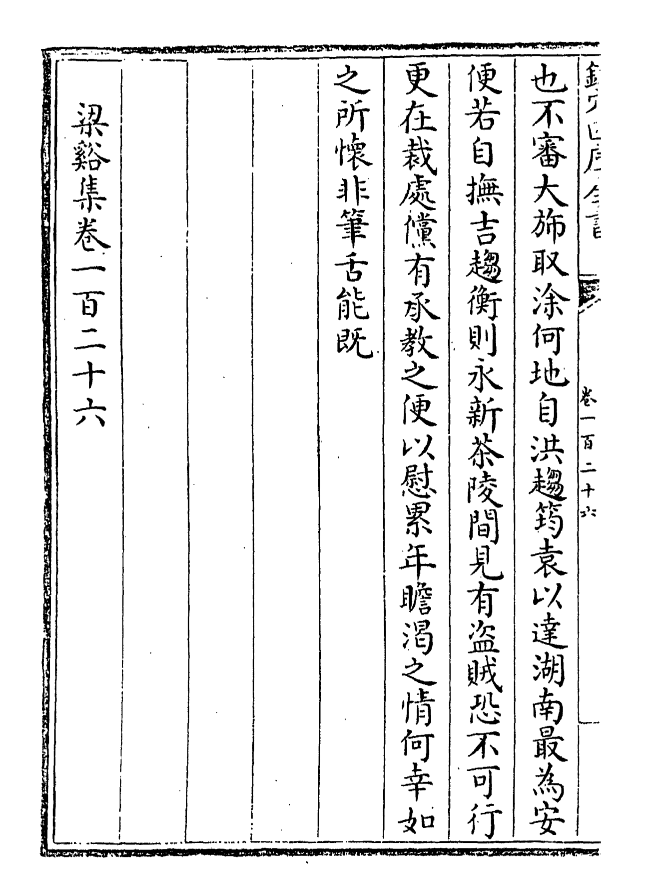
與張相公第二十七書 十月二十一日

某頓首再拜近専人上狀伏承鈞旆去國不獲塵達第

深瞻嚮進退去就大臣之常想惟以道為懷洞照此理無復芥蔕更望上體眷注加衛寢饔為天下自重區區傾禱

其昨聞淮西之變嘗上疏論列但以區區所見欲恊濟國事圖善後之計非有他也致書相公願有苦口逆耳之言亦欲盡言忠告致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之義不謂相公去國之遽書到後時然業已為此不敢自隱輒復塵凂鈞聽惟相公以道相照必有以察其心而恕

其僭易者幸賜采覽惶恐無地
某近連上兩疏一論言者援漢武誅王恢事非是一論
車駕不可輕動淮南軍馬不可抽田皆未得報夙夜震
懼以俟譴訶相公雖去廟堂愛君憂國之誠乃心無不
在王室輒録副本拜呈消埃何補姑盡其區區之忠而
已幸賜觀鑒惶恐惶恐
昨日見報有零陵之行相公平日學佛欲敵死生於遷
謫何有然逆順之境須以道眼照之想不待區區之言



也不審大旆取涂何地自洪趨筠袁以達湖南最為安便若自撫吉趨衡則永新茶陵間見有盜賊恐不可行更在裁處儻有承教之便以慰累年瞻渴之情何幸如之所懷非筆舌能既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六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七　　宋　李綱　撰

書二十

與李泰發端明第一書
與李泰發端明第二書
與李泰發端明第三書
與呂安老侍郎第一書
與呂安老第二書　與呂安老第三書

與呂安老第四書　與呂安老第五書

與呂安老第六書　與呂安老第七書

與李泰發端明第一書

某頓首自聞賢者得請去朝與士夫同深惋惜然不任天下之責而放懐雲海之上其自為計則得矣第未知果能恝然忘情於世乎否也天方艱難使正人端士作進作退徒有出入之勞何補於事然精忠之極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願毋忘此念苟有所見展盡以聞

深所望於左右也無緣面談但深悄跂

其再拜區區承乏豫章踰半年矣當旱荒匱乏之後一切躬自料理今本司蓄粟數萬斛積鏹數十萬緡州縣所有又不在是也修營房三千餘間見裁減修治城壁種種稍就緒但所乏者軍馬耳搜裒一路係將不係將兵近五千餘人數日前闢廣場大閱器甲旌旗皆一新觀者謂前此未之有然皆烏合新募之衆何足倚仗姑可以張聲勢耳請兵于朝不知次數廟謨方謂屯重兵

於淮淝襄漢此方為内地兵不必遣此大不然兵家乘間正如賊風之中人避堅攻脆聲東擊西於不必防處政須着力今王師布置疎闊初無相應援之理淮西既無屏蔽沿江千餘里要害之地又無兵可以控扼措置如此豈不殆哉近遣屬官赴行朝稟議未得指揮間探報賊馬果渡淮而南攻圍光州勢漸危急已再具奏告上如朝廷不遣兵即丐掛冠而歸豈所欲哉不得已爾今朝廷措置用度乃取財非理財也行師動衆乃致寇

非禦寇也大兵屯戍之久欲進則勝負未決欲相持則有師老財費之患未審廟謨何以處此今劉光世退保和州岳飛抽回幹事軍馬間探者謂㚖騎大集於京東西豈非今春命兩宣撫有以致之邪世故可慮者非一不獨江右而已某處於此與泰發慮於海濵無事之鄉其憂天下一也将何以教之兩次奏檢并與諸公書謾録呈得勿他示為幸

與李泰發端明第二書十二月十四日

某頓首再啟相望數千里音問非專介不能達方此馳仰使至被翰墨之賜竊審自臨永嘉動靜之詳感慰無喻王師屢捷賊馬退遁目前粗安誠為可慶然後段正須料理過作隄備廟謨必有成算也垂論可謂至言欲圖中興用兵祗是一事耳譬如久病之人置而不問非不省事其如日就委頓若真欲醫治事緒甚多未易一一言也何當欵奉道所欲言者望風懐想不勝此情

某再拜啟區區夏初抵豫章忽見歲抄繼旱暵缺乏之

餘錢糧是憂而歲得一稔當防冬擾攘之際軍馬單弱
而突騎不到淞江晏然皆出望外豈非僥倖今流移歸
業盜賊衰息帑藏粗充可以藉手而去祇俟開春解嚴
即申前請以丐閑散必冀矜從第未有歸棲之地長樂
海寇間作勢不可復往急欲卜居吳越間素聞佳山水
且士風淳厚將有終焉之志不知有地可以見容否已
作書託孫叔詣為尋訪僧廬民舍可以度夏者纔得脫
此即束裝徑往或謂四明為優更須作一段也異時或

得卜鄰乘輿棹酒船往還為樂可勝計耶有可以見教幸不鄙外

其再拜承諭繪魯公像於忠義堂甚善甚善見索詩句偶作得一贊以塞來命辭旨淺末得為刪潤為幸如有善摹畫人煩與傳一本尤佳吾儕書問往來偶有他故以子弟代書有何不可何至終身銜之東坡恐不至如此待以禮法之外尤仰服宏度也

其再拜承惠柑子良荷至意頃在長樂飫餮此物自來

江南歲暮矣猶未之嘗乃蒙遠餉珍佩何已但以口腹有勞健步深為愧耳黃雀四百隻牛尾狸四器輒附還使以表微情幸恕輕浼

與李泰發端明第三書 二月初一日

某再拜近人還上狀計已呈浼竊聞環召為之喜而不寐然至今猶未見報除目何也或謂泰發進退屢矣盍少貶以濟時區區獨以為不然遇不遇命也何至枉道而伸身哉願益堅此操造物者於吾儕黙定久矣其於

進退何有不知以何日離永嘉何日到行闕度已入對有新命此間僻遠殊未聞便風頻冀誨示幸甚幸甚其再啓車駕將駐蹕建康玆惟其時然淮南藩籬當益為之備今楚泗修治堅城固得策矣廬壽襄漢恐亦須如此措置更宜深考古跡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皆當築壘屯兵以防衝突上流重鎮尤不可不留意也奏御劄子副本録呈譊譊多矣實有不可解於心者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何

當面談臨書不勝馳情

其悚息區區於此忽見改歲去夏旱暵之餘錢糧是憂而偶得一稔防冬擾攘之際軍馬單弱而沿江無警實出僥倖僥倖豈可屢哉加以衰憊日甚歸興日濃正初已具奏申前請尚未得報近見陳國佐求去之章援靖康伏闕之事尤不自安不免再上章祈速降指揮已束裝纔得請即徑趨浙東謀一寓居處將來車駕移建康可漸為歸錫山之計治田園守墳墓以盡餘年志願足

矣此計已定或有可以見教幸不鄙外也德遠以身佩
安危可謂自任以天下之重去冬親身督戰以遏賊衝
雖古人何以加諸然自獨斡化樞以來已再月矣未聞
有大慰人望者豈與人共功名之度有未優乎昔房杜
相唐持衆美而效之君去功與名還與衆人而功烈光
明至今昭如日月也近嘗作書告以中興用兵秪是一
事要當以進人才修政事固根本進退君子小人為先
未知能領受否泰發與之欵願以此道開廣其度能如

梓人之任斲削則宰相之事業何患不成方得君甚其所繫不細又荷其似有相照之意故每因書輒畫區區又未知其果能見察否也有所聞幸諭

與呂安老侍郎第一書 七月六日

具頓首啓安老諮議侍郎台座比數拜書人還亦疊蒙寵誨備聞動靜豈勝感慰秋暑異常伏惟台候萬福見報小司寇新除及有從軍之命士夫為之增氣諒惟忠義所激不以遠適為勞也張丞相北渡以臨泗上雖祖

逖渡江志清中原裴度親師誓不與賊俱生何以遠過
更賴幕府婉婉之畫其蔑不濟矣更冀益攄素藴恊贊
大功使衰病得託餘芘果安山林莫大之幸餘惟為國
自重
某再拜啓區區抵豫章忽三月矣隨分料理目前粗可
支梧旱稻既稔公私少寛殊為拙者之幸第秋期已至
所以為防守之備者鈌然屢請兵于朝第云闕送都督
行府屢告督府第云見議遣兵以一路數千里但付一

書生欲使之談笑折衝恐無此理已上䟽復丐宫祠猶未得報去意已决實不敢虚任此責也雖大兵移屯淮上斥候益遠然其間控扼疎濶緩急敵人為乘間擣虚之作則無如江西者上流重地豈可不置思慮哉近具狀申行府乞截留王彦一軍度猶未到昨日忽得行府劄子欲分此軍前來但須候到行府乃始差撥深恐後時及軍馬有往返之勞曷若就便存留之為利萬一别有措置俟防秋後遣還未晚也已有申状及於右相書

中力懇之吏煩一言使決如所請乃幸棊雖已為去計然一路利害不敢但已千萬留念此軍在荆南本以四川財賦留此則錢糧亦當預有以處之已於申狀聲説併幸照察

與吕安老第二書 七月十一日

棊再拜近得右相報諸大將列屯淮上姑務静重徐為後圖誠為得策來書謂譬如奕棊遞互一着必至相殺此理固然嘗觀古人用兵多常得先手此棊家所謂争

先法而兵家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高祖既失滎陽客說之使出武關臨南陽以致項籍則韓信得以破趙魏燕齊以成漢業漢祖從之後皆如其策此何理哉爭先法耳善棋者覺一處少屈則經營他處卒以取勝不善棋者黏恡繳繞不肯蹔捨卒以取敗此無它隨手而應不為先手之計故也今重兵盡列淮上而控扼甚踈安知敵人不以虛聲疑我而為乘間擣虛之謀此幕府之所當留意也敵人前年以兵趨淮甸而不得志在今

曰必變動其策而吾守株以待之大抵前數年不留意於此正猶棊之不相管帶者兩年以來又似棋之不立意而信手隨人者凡欲殺人先須自活此言先為自固之道乃可勝敵在今日尤當先務也因來教以棋為喻故輙及此具向者途中嘗奏疏論用兵利害亦嘗以副本令仲弟奉呈不知曾見否近録本納右相處大蒙開可如未曾見幸於右相處取觀也頃年齒壯志鋭亦頗有意於此今則衰病相仍唯思山林静處了此餘生宫

祠之請一不從則至于再三又不然則唯有掛冠耳願以一言為助使早得脫此莫大之幸此介廼專遣往者有可以見教得詳疏示為幸

與呂安老第三書

某啓目再拜安老諮議侍郎台座近専人數拜書計一一呈浼未聞從者到軍前動静之詳殊切馳仰秋氣已高伏惟台候多福區區承乏豫章託庇粗遣幸此豐歲料理財賦目前不至鈌乏朝夕之所憂慮者無兵無將

何以防捍不虞干告朝廷殊未副上流重地使之任責豈敢虛受累有請于行府深望借助必蒙留念也

正阻承晤切冀為時自重

某再拜虞吉盗賊紛紛不已葢緣前此失於措置養成厲階所謂頭首者既就招安依舊令在巢穴長惡不悛時出作過遞相傚傚不復知有官司相習成風非痛革之未易懲㓟自其到此隨分措置除斬捕外其招安者令擇強壯堪披帶人并頭首解赴本司發往行府聽使

喚庶幾亮黨可以漸消有懐土之心者不敢復為頭首使艱於嘯聚頗為得策近觧發王權等三十三人既受約束其頭首四人輒復投狀乞免行已悉誅之擢以次人借補名目令部轄以行遂無敢違者今必已到軍前矣復招安到袁州賊黄顛叔以次首領黄顛三等四百餘人以頭首十名觧去願悉分置諸軍中嚴逋逃之令使不敢還歸年歲間此方當漸平定幸留意也

其悚息近累蒙右相許遣王彦兵亦數具申禀乞就便

存留庶免軍馬往復之勞近聞王彥一軍已過九江即此請已不諧矣以私意度之彥軍到行府必選留精銳遣他將統餘卒來此恐無補於事願借一言之助使不至太甚或别遣一軍如吳錫輩前來庶不誤事莫大之幸千萬垂念

近報右相造朝不知今還泗上否旦夕專遣屬官去續拜書次北事邇來如何有所當聞者願一一見示眷集必時得安問

與呂安老第四書

某頓首啓安老侍郎諮議台席近累上狀想無不達辱近書審從右相至行闕復先還龜山跋履當不無少勞也秋氣已高比來伏惟台候多福某承乏粗遣措置諸事稍稍就緒所乏者軍馬耳自初陳請即蒙行府許差累劄見議遣兵書辭尤為鄭重然至今未有至者豈遂食言耶付以一路之寄而當此之時無將無兵使之捍禦以備不虞何以任責初謂安老既到借一言之重可

以決得辱來教乃知不然且謂意見如此世間事豈可以意見為之禪林所謂檐板但見一邊事耳今遣本司屬官羅薦可詣行在奉表起居及詣樞密院都督行府禀議奏檢并與諸公禀目副本録去幸詳覽可以見其曲折昨上疏丐閑未蒙矜允以訓辭有邊吏戒嚴商秋俯及之語又聞車駕順動未敢再請今所陳乞若量差得數千人使有本領一面隨宜措置粗可支梧亦豈敢堅為去就萬一又不遣發即須力求去雖任此責也大

兵既屯邊境此方今冬亦有可以茍安之理但出於僥
倖非至計也但知論成不知慮敗但知向前不知顧後
今日之患正在於此蒙見教以忍甚荷愛念然不與之
衣而使之忍寒不與之食而使之忍饑不與之兵而使
之忍一路之憂責可乎他人尚可如某虛任一路之責
決不可者幸試為思之羅薦可節操極佳到行府諸事
煩照矚亦嘗於右相書中薦之第恐右相止留行朝渠
不到龜山即合遣人達此書不得拜見向寒切冀為國

自重不宣

朞再拜承喻貴聚還建安甚善骨肉既安居可以一心軍事矣近來事會如何大將重兵列屯淮泗欲亟進則恐彼亦有以待我勝負之勢難必欲持久則有師老財費緩急又着先手所以處此殊未易也岳侯屢捷亦可喜亦可懼可喜者前此未有可懼者恐敵有謀或墮其誘我計中有一劄子至上前略論此事謾録呈亦於右相書中力陳論之今日之事不容差失謀議之職顧精

以思慮也去人甚的事宜望詳報為幸此方雖豐歲而盜賊紛紛不已葢狃於故態及軍馬單弱不足鎮服之故近於袁吉間措置招捉王權數火今又生擒所謂黄顚叔等自此當稍寧帖但贑上殊未靖耳動以數千為群官軍分俵不著如得量差撥到不用於江上則用於虔吉間平治一方革其舊習亦是一事近得旨令相度措置已具奏矣副本納呈恐欲知也旦夕遣使臣管押招出頭首廖一長等去續拜書次今日欲治虔冦無如

以重兵臨之盡招出頭首及揀強壯桀黠者赴軍前分隷使喚立功者重賞作過者必誅逃亡者許人人得以捕斬最為得策奏狀中論之甚詳前後已觧去數十人今所觧者皆嘗統數千衆屢次作過恐右相留行朝簽廳想一面可施行也

與呂安老第五書 九月十二日

某咨目再拜安老諮議侍郎台座前日遣幹官羅鷹可詣行府禀議嘗夲手狀不審已呈達否秋序益深伏惟

台候多福前後解發招安到虔寇首領赴軍前使喚凡數十人今又得所謂廖一長羅洞天等十餘人管押前去此等皆桀黠嘯聚動以千百為群侵擾州縣殘害一方前此招出並不公參依舊令在鄉里稍不如意則復出為惡贑上至今紛紛不已正坐此故惟有發赴軍前使之自效立功者賞作過者誅嚴逃亡之禁許人人得以捕斬軍前有逃亡者即行下本司籍沒田宅編配妻孥以係累其心如此年歲間庶幾舊俗可革漸向寧貼

累有文字申陳幸詳察近被旨令相度措置已條陳具奏并申行府恐或未到今録檢奉呈壯事日來如何人還願詳及也歲云暮矣千萬為國自重

與吕安老第六書

某頓首啓安老諮議侍郎台座近人還辱教賜殊荷眷意霜寒伏惟台候多福見報入覲復還督府計亦勞止諸將連捷誠為可慶此方尤有所依賴然探報渡淮而南者皆簽軍突騎豈未嘗來或來而未用耶一勝雖足

以挫其鋒尤宜備大敵之在後戒諸將勿使驟勝而驕也無緣合并但有馳仰敢冀為時自厚前膺異寵

其再拜近再上章丐閑誠以不敢虚任重責之故蒙恩不允尤切震懼遠依餘𣏌僥倖殘冬無虞當申前請終冀矜從也劄子副本録呈朝廷遣發軍馬固已絶望而本路將兵得旨許勾抽使喚為孫守占恡妄以盜賊為辭亦不肯差撥帥權如此真可笑也贑上盜賊衰息虞憲劄目可見縱使有些小殘黨所留一半千五百人自

足彈壓措置劄下一二十次竟不遣發殆是陵侮帥司今有狀申行府煩為稟右相得速賜行下為幸此兵雖不足倚仗姑可少助聲勢耳所至處必與此曹相值誠命分所招深欲不與之校又事勢有不可已者幸痛察也

貴聚知已歸建上甚為得策必時通安問也承喻有專任簽廳之謗此言殆不可曉其自到豫章凡事瑣碎米鹽細故皆必躬必親自朝至暮未嘗少暇以此料理種

種粗就緒同官方有逼下之譏不謂好事者復造此説真所謂顛倒是非變亂白黑十餘年來遭此多矣固有大於此者亦何足辯但士風覺得愈更薄惡為可歎耳趙倅一書謾録呈可以為證亦足發千里一笑也幸安山林自是不合復入保社只得且打退皷耳公方壯年正宜隱忍以就功名豈可與衰憊者同日而語亦作此念千萬努力自愛

與呂安老第七書 三月二十八日

某再拜啓伏審光奉制書峻登八坐諒惟驩慶去冬却敵之功今春移蹕之策恊濟居多疇庸良渥甚副士論願言蚤膺柄任助成恢復之烈深所望於左右也某黽勉於此涓埃無補近兩上章丐閑薦蒙詔答未從所乞實以衰病侵尋不敢尸素非晚再申前懇終兾矜允有可以見教不鄙外幸甚幸甚

某再拜虔冠去歲少定孫守既無龔遂安之之術又無虞詡討殺之功輕信妄發致群盜反側嘯聚蜂起殘破

數縣延及廬陵本司遣兵掩擊屢捷方少衰息今雖已受招安尚習故態未肯公參及放散徒黨為患未艾勢須討殺得一兩頭項則餘者易定昨在湖南招捕群冦不甚費力有本領故也已懇朝廷於岳帥處摘那數千人就糧於此以治虔賊甚為利便未知肯見聽否要須得一好守臣有智略而寛猛得中者付以此郡則功效易見再三思之如張柔直正可任者若别與佑一郡而以柔直處此賢於用兵遠矣亦甞薦於右相更望以一

言助成千里生靈所係不細也千萬留意

近得吳民譫書貴聚已還行朝今家何地必時通安問

也台旆想已不成來九江萬一果來幸前期示報張柔

直適被召去鼎故敢薦之為一方計非敢有所愛恤也

幸察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七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八　　　宋　李綱　撰

書三十一

與折樞密第一書　　與折樞密第二書

與張子公舍人書　　與向伯恭殿撰書

與陳司諫第一書　　與陳司諫第二書

與岳少保第一書　　與岳少保第二書

與岳少保第三書　　與岳少保第四書

與折樞密第一書

區區造朝之日適當樞密端明近拜之時得與榮觀殊以為幸主上聖學日躋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願言展盡底蘊協賛中興以副海寓之望衰病無堪誤蒙朝廷付以江西一路之重本欲造膝力辭上恩優渥不容遜避承命而行第切皇懼江西當旱暵之餘闕乏尤甚近得交代胡侍郎書云倉廪空然向去支給官兵錢糧未有指准自非朝廷應副決致疎虞已具劄子干告朝廷

乞支撥茶引等錢敢望鈞慈特賜矜察昨嘗以吳元中事拜聞不知曾因為開陳否公與之素厚而又知其本末為尤詳如蒙以片言一雪九泉之寃少邮其家想銜感於地下何有窮已幸望垂念

與折樞密第二書

竊讀詔書恭審車駕省方親勞將士帷幄謀慮伏計不無有勤神用某承乏方面衰病日加大懼曠闕迫於防秋未敢堅為去就止俟觧嚴即申前請仰賴鈞芘終冀

有以覆護之也累告朝廷及都督行府乞遣發防秋軍馬雖屢被指揮許差至今未有至者竊料廟謨必謂淮南襄漢屯兵則江西為内地正恐不然須備不虞防患當於不必防之處古人之言不吾欺也况今車駕時巡江上上流重地無兵可以控扼何以使某敢任此責藉使邉報無警虔吉間盜賊未静正以軍單弱無以鎮服之故若不用之以捍禦外寇則當用之以銷弭盜賊是朝廷遣兵不為虚設一路士民日夕徯望非獨某以職

守之故所私願也伏望鈞慈垂念不勝幸甚幸甚

與張子公舍人書

某啓子公中書舍人台座人還奉書既竊審履茲秋暑

台候多福為慰區區同骨肉幸安但入秋以來殊闕雨

澤螟螣漸生歲事殊可慮也徧禱羣祀及迎請西山羅

漢奉祀於州廨中雷雨立至第所及不廣闔境殊未霑

足真所謂表意而已聞江東湖南亦苦旱信有時数所

可惜者去歲大稔無本以廣糴耳誤恩遷秩力辭不獲

兩被詔旨不得再有陳請迫於威命黽勉祇受不勝慙悚自春夏間所苦瘡瘍久不痊愈近因中濕得筋攣之疾行步蹇緩拜跪艱難加以痰眩動多遺忘憂患之餘血氣凋耗自應如此但多在假故深慮妨廢職事有誤一路之寄投閑之請所不敢已輒具劄子干告諸公因見幸為具道其詳使知非是託疾曲從所懇為望撫吉筠袁間盜賊悉已招捕了當虔寇見亦寧靜付之張守憲司假以歲月不難平也沿江未有警急之報乘此巧

罷實非有所規避千萬留意秦相書中懇之尤力必相
照亮實有賴其致助也衰病老懶迂疎拙直皆非今日
可用之才而又羣小造謗不已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必
欲中傷豈可不自退藏猶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且如來
書所論數事皆是以無為有唱為險膚之說而聽之者
久不覈實遂據以為然此何理哉本州去歲實催到苗
米一十三萬八千餘碩皆係上供及朝廷支用所得以
贍養官兵者耗剩之數而已正耗每碩三㪷內五勝係轉運司撥

兖明會耗得二蚪五勝為米三萬五千餘碩省耗每碩二勝為米三千餘碩占米加一折納得每碩一蚪為米八千餘碩此皆遵奉朝廷非創例也盤量出剩六千餘碩通計前項凡五萬二千餘碩而州倉月支官兵糧米并諸縣支遣以歲計之凡八萬六千餘碩除所得耗剩米外兩次蒙朝廷撥到共二萬碩猶侵支上供米二千餘碩見具奏乞銷破令以奏檢録呈以此觀之所傳加耗以歛民一碩至納及二碩六七蚪其可信乎本州夏税和

買絹去歲麄惡朝廷督責甚峻且退回数千疋責以陪納盖縁攬納人與受納公吏通同作弊今歲不免約束措置立定價值猶减他州十分之三他州十千有餘今本州十貫二百錄朝旨指揮并退回絹数立定價例文字去看以此觀之所傳揀擇太過至民間倍有所費其可信乎本司官屬自幹辦公事以上與簽廳事每日相見呈覆事可從者無不從之凖備差遣止是差出幹當委以事務遇有職事則禀覆待之之禮自有等降胡可均也若謂簡於

應接致下情不通則不如此上官世美當兵火之後寧武寧招撫民戶歸業棻租及額皆應令式諸司相率薦之此亦常事若有隱匿非因訟訴何由知之此但薦其職事修舉非薦其行實也若果暴露自有法存豈可逆料而臆度哉凡此數事皆有司存老兄雖疎謬頗亦諳練世故何至憒然全不曉此為此說者雖不吾告吾其知之矣是必近罷去準備差遣魏申宋彥振也二人者皆小人有所挾以利口為進身之資者此每疎而遠之

猶懼其浼我胡承公為其所欺頗昵信之敢肆梟鳴真小人之無忌憚也不然則過容之不滿意者吾老矣豈能事廚傳供饋以買一時之譽哉大抵詢事須於士人君子長者用小人之言而疑君子其可乎李倅賢者此間每事委之如此繆政致煩台念何不以書詢之前遣羅韓兩幹官至行朝皆士人相見旣款而畧不及此何也大抵今日士風澆薄不知大體而惟小廉曲謹之為務如帥一路當今日兵草擾攘之際修城池繕器甲整

軍伍理財賦皆是合做底事稍加意為朝廷立家計以備不虞則傍縁為謗紛紛惟端坐不事事苟爵禄以度歲月者則絶口不道往往反稱譽之以為鎮静此俗不革欲任賢使能以成中興難矣輒有數事申陳朝廷皆目前利害並録副本去因見諸公試為道及雖去意已浩然猶未能忘懷庶有補於萬分之一也鳳閣已幾年矣雖陰德在人者必多然見於行事殊未有聞何也方今僣叛憑陵國勢迫蹙時事搶攘民多凋弊居獻酌論

思之地豈可效承平時養資望戀寵禄而嘿嘿哉如前奏所陳以虚數督財賦以闕子責和糴等事不知曾經鳳閣鸞臺否此等事放過孰不可過毛舉細故以塞責非所望也有自行朝來者詢問之但云善事貴人不知其他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也自十餘年來見相識故舊間有忍窮餓自守者意謂風雨不渝金石不變真若可信一旦得少官職滋味遽失所守便不復知有親故者多矣富貴易得名節難立勉自標建勿傚俗子之趨

操也宫祠之請繼此當再具奏又不得請即掛冠矣山林深處求一席地息念灰心以究無生之學此外無足言者千萬努力為器業自愛

與向伯恭殿撰書正月二十六日

某頓首啓伯恭都運殿撰使座近人還上狀計已呈涗使至辱教貺竊審履兹新元台候多福慼慰無量承被宸翰正鄉林之號且得旨按察浙東諸郡遂為天台鴈蕩之遊可謂盛事趙正之出示唱和長短句便覺勝趣

在人目前良健羡也輒次韻以發千里一笑得匆他示
為幸區區承乏豫章忽見改歲衰病相仍難堪繁劇已
再具奏力祈閑散期於得請亦欲卜居浙東不知有地
見容否雖已致書趙相謀一居止處更煩伯恭過日試
為詢訪民居僧舍無不可者但得稍寛凉可以度夏為
佳異特車駕移蹕建康儻遂可歸無錫守墳墓治田園
為終焉之計此外亡足言者近來出入紛紛但轉使高
僧厭世情耳泰發之召必已到行朝不知果能用之否

伯恭淹回之久禁近之拜想在朝夕士論已遲之矣世事如影隨形有而非實不以道眼照之有甚是處吾儕老矣切當留意於此或有所聞願以見教也末緣會晤敢冀以時為國自厚前對光寵

與陳國佐司諫第一書

某頓首啓國佐司諫台席近以倥偬稍踈修問第深馳仰每於舍弟書中聞動静頗以為慰見邸報伏承進對繼有諫垣之除髙名大節素簡上心諒惟敷奏展盡底

蘊大合天意正論有託士夫交慶即日計已供職秋暑
未闌伏惟台候多福正阻披承敢冀為國自厚前對光
寵
某再拜區區抵豫章行四月矣初至之日適當旱暵之
餘倉庫匱乏之饑民滿野料理錢糧推行賑濟雖細務猝
皆躬親踰月之後方稍就緒今幸雨暘時若遂成豐年
早稻倍穫秋田可望米價頓減物情少蘇誠拙者之幸
但秋氣已深邊事方棘乞兵于朝止云關送都督行府

累告行府止云見議遣兵目今軍馬止有申世景下千餘人以一路十數郡付一書生使談笑折衝恐無此理況江西上流之地去偽境不遠緩急何以支梧實難處任此責近上章丐宫祠蒙恩降詔不允朝夕當再具奏期於得請也辱照素厚漫及此幸冀亮察

某再拜當朝廷多事之際在諫諍之列所當論者豈可一二數國佐閑退之乆静中所閲多矣方膚主虚心開納之秋諒知無不言更冀脫畧細故措陳今日利害安

危之大者使上心洞照中興之本則天下受賜多矣士大夫奔競之風興訛造訕之態尤甚於往日變換白黑顛倒是非此風不除實為中興之害願公委曲明白為上言之所補非淺淺也借易借易

與陳國佐司諫第二書十月初二日

某咨目再拜國佐司諫台席近人還辱教答慰勞有加殊佩鄭重之意初冬薄寒伏維台候多福區區承乏豫章蒙免粗遣邇來探報紛紛皆謂冦偽聚兵陳潁間意

欲窺伺淮西江右適得蘄州移文賊馬已渡淮而南步騎相繼勢頗猖獗淮西諸州朝廷既許移治則自江而北全無屏翰殊可憂慮某昨到行朝即乞本司合得軍馬錢糧之半以備防守前後申陳莫知次數竟不蒙差撥議者多謂重兵屯淮淝襄漢則此方為内地故兵不必遣某竊以為不然兵行詭道正如賊風之中人必乘間隙所當防者乃在不必防處屢以此說獻於諸公不蒙采覽今乃果如所料江西兵將單弱之甚沿江要害

去處並無兵可以控扼朝廷雖近降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來屯九江然飛方駐軍襄陽相去遼遠何時可到自非朝廷遣兵為本路防守之具別擇驍將銳兵與岳飛相夾擊渡淮賊馬則邪氣深入之患未易言也輙録請兵奏狀劄子副本拜呈進對從容間能為一言否此國事也所繫甚大願深思之王師與賊相持之久有師老財費之患廟謨處此當有成策然蕘不卹緯之憂日以深矣年來衰病日思退休當此繁劇尤不能堪

又不知能侥倖防冬無疎虞否也責之使守而不與其守之之具或有曠敗咎將誰歸中夜以思不寒而慄欲復爲洞霄散吏安於山林豈可得也邇來進對啓沃必多傳報之章深慰士論人主之要止在知人治亂安危無不在方寸間顧反覆及此所補非淺淺也無緣面談但有馳跂敢冀以時自重前膺禁近之拜謹奉啓目不宣

與岳少保第一書

某咨目再拜宣撫少保麾下近者專人上狀伏審已獲
呈涗中夏溽暑不審邇來動静何似伏惟哀慕之餘孝
履支福竊承有旨起復再降指揮不許復有陳請宣撫
少保以天性過人孝思罔極銜哀抱恤猶未祗受雖士
論歎仰而某深竊疑之何則君親之分一也孝於親忠
於君勢難兩全古人執親之喪而有墨以即戎經而從
政者不敢以私害公也上眷倚之隆以方面之重奪情
視事國有常制豈可稽留明命以私恩而廢公義哉誠

願惴然而起總戎就道建不世之勲助成中興之業上以副委任之意下以慰士夫之望方所以為達孝也辱照知之後敢布腹心幸冀恕察無縁承晤但有馳跂敢冀為國自重茂對光寵

與岳少保第二書十月初二日

某咨目再拜宣撫少保麾下自聞大旆進討不果通記室之問第深馳仰迹中辱書貺殊佩鄭重之意初冬薄寒伏惟揔戎多暇台候萬福屢承移文垂示捷音十餘

年來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雒商虢間不見漢官威儀
久矣王靈乍及所以撫循之者無所不至想見人情之
懽悦也繼聞駐軍襄鄧其所摹畫想益宏遠朝廷遣使
臣降賜輕齎者絡繹於道本路漕司亦竭力辦集錢糧
轉達郢鄂比來想不至匱乏之所願上體眷注乘此機會
早建不世之勲輔成中興之業深所望於左右也累日
來探報紛紛皆謂冦偽聚兵陳頼有窺伺淮西江右之
意聞朝廷已劄下使司摘那一項軍馬順流前來九江

措置防守必已瀕旨遣發本路以朝廷不曾撥到兵將沿江要害去處並無控扼方以為憂今得依託為幸多矣更冀選擇精銳早與調發辱照素厚想不待喋喋也適間又得蘄春報賊馬已渡淮而南其意非淺願遣諸將邀擊之可以成功少保大軍所臨無不摧滅者此寇乃送死耳然蜂蠆有毒亦不可忽幸冀留意正阻披承千萬為國自重前對光寵

與岳少保第三書

某咨目再拜宣撫少保麾下近專遣使臣奉狀諒獲塵
浼天氣益冷伏惟揔戎多裕神所聽勞台候萬福前書
嘗以朝廷探報冦偽於陳潁間聚兵三萬人有窺伺淮
西江右之意得吉於使司分撥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
駐拜懇早賜差撥未奉來報近據蘄黄州探報賊馬已
渡淮攻圍光州今已半月餘日人数厚重萬一光州失
守即定犯蘄黄沿江一帶如興國九江皆是要害去處
並無兵將控扼勢已危迫日夕顒望使司遣兵前來屯

九江敢冀垂念選擇精鋭軍馬得萬人左右可以分布沿江控扼保全一路實受大賜素辱知照必蒙應副也聞使司軍馬屯駐武昌者尚多如得就便差撥順流前來釋此憂懸良深感戢仍先得公文示及所差將佐使臣軍兵等姓名人数為幸昨蒙諭欲還武昌近殊不聞動静必是且為屯駐襄陽之計艱難危急之秋切望益勵壯猷仰寛主上西顧之憂或有近日探報得併録示為望正阻參承敢冀為國自厚前對褒寵謹奉咨目

布執事不宣

與岳少保第四書十月十六日

某再啓近者有旨就少保軍中撥一項軍馬屯駐九江措置控守適當賊騎侵擾光州已嘗關報使司必蒙差撥今賊騎雖退未測所向正須隄防敢煩順旨選差精鋭兵將早與調發以副一路士民之望不勝幸甚

某再啓竊承目疾為梗邇來計已痊復戎事方興朝廷以荆襄大計仰成少保願言益勵壯猷早建大勳為中

與功臣之首誠所望於左右也辱照輙爾及此悚息
某悚息方作書欲遣人間得轉運司公文關報使司已
遣發官兵五千人併車戰舡等前來蘄陽屯駐方本路
闕兵控扼之時乃蒙調發軍馬隔江照應豈勝感戢但
九江最為本路要害去處與舒蘄對境沿流一帶並無
防守皆係使司錢糧經由之地不可無兵以備不虞如
得更遣發三五千人屯駐九江庶幾一路可賴以保全
受賜非淺淺也荷照之厚必蒙應副干凂悚息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九至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徐　莊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九

宋　李綱　撰

書二十二

與張龍圖第一書　與張龍圖第二書
與張龍圖第三書　與張龍圖第四書
與張龍圖第五書　與張龍圖第六書
與張龍圖第七書　與張龍圖第八書
與薛直老寶文書

與張龍圖第一書

示諭李統制為盜所傷今日得其申狀審如所言良可駭也大抵州縣吏卒悉與賊通失於防虞固應有此却云已擡輿往贛上將理切頗且與調護使不至大故為幸屢來陳請乞其軍歇泊今貴既中傷恐攝事者未必能統衆更煩審度如與國諸處不須屯兵即徑令就老小於廬陵歇泊如兵不可闕即令步諒軍馬代之為佳已有公文去步諒一軍再三思之不若攜行使屯贛上

為便李貴一軍既來廬陵豈可全無軍馬單車之説似
不必爾錢糧已得湖南應副指揮見促漕司令趲那他
郡者應副如與國諸處未須此兵即廣東湖南境上李
才劉宣之徒自可遣往會合討捕昨就其軍中摘那五
百人討李安静一則安静人數不多秖須此兵二則欲
減其軍三分之一以省贑上錢糧之費皆非得已近遣
屬官程圭糾合官軍廵尉措置李安静者亦頗有緒更
看旬月間如何王彥者以筠州盜作執高安令步汝霖

及殺死縣尉已遣往討捕其餘如王勝輩非不知其凡材但申世景軍中所有將佐類不過如此頃在湖南招捕羣盜十四五頭項凡數萬人如步諒輩皆談笑致之有本領故也今無本領政如虎豹無爪牙而責其搏噬之功迺反借助於諒輩是可笑也然諒實朴忠可用幸賑恤之庻肯盡力見諭錢米具悉自到此寸積銖累政欲備緩急之用以濟國事況於柔直分上豈敢吝惜可見示一公文并遣人船前來當更量力輟那應副廬陵

未間已裝發須就此間津置去也俗語有云窮坑難填
䪺上闕乏如此若非力懇朝廷何以能濟前書所陳乞
蠲免銷破應副三説似不可忽如有陳請幸一一以副
本見示亦欲詳知本末致力為助也職事移人久矣何
知之晚耶林倅已如所諭移檄權攝并具奏聞矣第不
知果肯就職否更以禮致言為佳幕職中亦多闕人有
欲辟置者幸見示公文也向實嘗以書借寇於朝廷書
未到間已有成命得德遠書見為棊底幸勿見尤也皇

恐其宅悉如所戒屬苦瘡癤不果親書千萬照察

與張龍圖第二書

某啓目再拜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日人還奉狀計已呈浼使至辱手翰竊審抗章有請雖事理不得不爾然急病遜夷排難解紛乃柔直平日之志怯懦逗遛不敢前進恐不應有此言也今孫守既不事事統兵官又為賊所中傷倉庫闕乏人情洶洶而從者又遲疑不進無所依仗必甚震駭萬一別生變故柔直不得不任其責

今就本司所管朝廷鈔引錢内逐急支撥一萬貫及於
豐城縣支撥本司米三千碩應副目前急闕為懇徐漕
亦許應副萬緡五千斛但未知是何等名色渠云前所
撥糴本錢但以此為名目可以面支使將來朝廷要米
渠自承當又未知此言可信否也近有指揮就上供米
内撥萬碩應副兩軍若徐漕所許萬緡五千斛止是撥
糴本錢及此一項米即不得謂之應副須於漕司諸州
椿管錢及明會米内支撥方是真實見在審之渠非不

知贑上闕乏之甚儻有變故為患不輕平時亦有憂深思遠之言但臨利害真實能踐言者少乃今日士風之病似不足深責也本司萬緡已為雇船差使臣管押至廬陵可託陶疍父易舟運至贑上米亦令豐城雇舟津發可更遣人促之通前所撥錢共二萬餘緡米八千斛并漕司應副亦可粗濟目前之急其餘已為具奏朝廷今録奏檢去一觀恐無不應副之理如得就本司茶引內支撥尤良便也書到千萬便上道以慰一郡士民所

望為幸步諒者不可不攜行非唯得虔化與國縣報周
十隆者見結集其勢未艾目前亦可與將兵相制李貴
軍馬暴露日久勢須且令歸廬陵歇泊遣步諒或將兵
代之皆可更在裁處也錢響者已得指揮轉兩官差充
本司準備差使以隨李貴軍中使臣等候請衣絹尚未
到俟到即遣往然此止是一説要須訓練兵將整緝廵
尉修繕器甲使吾軍聲稍振乃可游說不然雖緩頰無
益也近以筠州高安令步汝霖輕賊深入為賊所害遣

王彦軍馬往討捕官軍至即鳥飛獸散畧無蹤緒此等本巡尉及憲司職李皆不任責有盜即乞兵于帥司殊不知官軍之捕小盜政如騏驥之捕鼠責以近效何可得也自今春虔冦猖獗請兵于朝以謂不早平治必有效顰者滋蔓難圖今諸處小盜紛紛皆如所言朝廷久不遣兵及遣來又不支撥錢糧止令運司趲那應副令日州郡豈有餘剩可以趲那之理步諒一軍至虔吉兩月推而不納良由此也區區衰病素無捕盜之能引疾

丐閑已三上章如不得請即掛冠或以罪去也無縁面談但有馳仰千萬努力自重謹奉啓目不宣

與張龍圖第三書

某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近兩奉狀想相繼呈浼秋暑甚熾伏惟台候多福誤恩遷秩力具辭免兩被詔不許再有陳請祗受不勝皇懼自收廬陵信後並不奉教誨傳聞以十六日到郡視事不知然否再撥去萬緡必已到所懇差船并船匠修城兵卒皆未有到者豈貴人

多忘及贑上風土能移人邪聊發一笑運司得金字牌
降下省劄虔州租税及月樁錢悉皆減免可謂寛恩自
此措置有緒盜賊積弊不難除也攘奪之區化爲樂土
真可指日而俟或尚有合申陳事件幸不惜垂諭李貴
一軍屢乞歇泊已行下令囬吉州就老小矣興國且令
將兵屯駐爲佳得南安軍報古政賊馬已殺敗出境步
諒一軍曾遣好否德化既孚羣盜慴服自不須此兵非
晩却欲令暫來本司渠屢有狀欲一赴本司公參也高

安令尉為羣盜所害盡獲首領八人就戮李安靖者亦已生擒政如捕逐鳥獸四面圍掩終一日之所加捕獲安靖乃是步諒下將士前日不可分兵之說却似未是也萍鄉賊石鐵牌等六頭項悉已招降押送督府矣撫吉筠袁閒盜賊有名字者幸已招捕了當獨贛上數火須煩拊摩苗薅而髪櫛之去宿弊而絶後患佇聞報政也某足疾至今未瘳行步蹇緩拜跪艱難適此亢陽日事祈禱殊不能堪乗此盜賊稍息邉報無警之際已再

上章丐閑養疾期於得請也承諭欲迎庭闈以就養且少緩以俟來春爲佳未緣會晤但有馳仰千萬以時自厚前對光寵謹啓不宣

與張龍圖第四書

某啓目再拜柔直知府龍圖使座數日前人還奉狀必已呈浼連辱手字竊審履茲秋凉台候多福感慰無喻承下車未幾種種皆已就緒非老手安能如此良用歎服但初欲單車入境却步諒之兵不使從行僕堅勸攜

去今逎併要所存留五百人似有可議者竊料尊意初欲却兵者懼乏財也今欲增兵者錢糧之費出於他州也僕之意則不然謂公初臨所部雖以德服人為主要須有威乃克有濟況廣東湖南兩路界首皆有宿盜兵豈可闕故力勸公攜諒以行今李才劉宣既已殺敗周十降等又已出參威德已孚豈復更藉餘卒日今髙安萍鄉有熊青石鐵脚餘黨尚敢跳梁已遣趙俊周勉兩項人兵前去討殺與其使端坐而仰餔曷若令討賊而

立功況本司申世景軍纔千餘人終歲差出未嘗休息步諒之兵一討劉宣未足為勞所以有留趙俊周勉兩軍不無意也當時力乞李貴步諒之兵聊借盜賊之名以為防秋之計廼欲保全一路非止虞寇而已近日壯方漸有探報聲勢甚張淮西將酈瓊率全軍以叛害吕安老驅官吏兵民二十餘萬以歸偽齊沿江州縣人情震動此豈小變而朝廷恬然不恤措置乖方已條列陳于上前因乞罷黜未知如何人行速未暇録呈俟後信

也儻緣此得去所謂步諒兵并東南將兵自不須得萬一未能脫免勢須摘那以濟目前之急柔直自爲謀善矣更煩爲僕謀之一路數十郡縣而鳩集刬刷僅得疲卒數千人欲保無事豈不難哉將兵元起一半止起數千人期以十月半間步諒之兵到此尚有季秋一月或有些小盜賊趂此月内早與剪除庶幾兩濟也存留將兵在贑上者千九百餘人除已差三百人屯南安外餘千六百柔直但遣五百人選得力部隊將使屯駐雩都

虔化閒其餘分屯諸縣者並可勾抽廻州九千餘人日加訓練教閱遇有盜賊即隨宜差撥討捕鼠竊狗偷自不敢動纔過防冬即便遣還大體如此或有小小議論不妨商量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切幸照亮傳守文字至今未到恐有遺失可別見示即當奏辟有江州推官鄭掄者極曉事已辟察推守當以節推處之也連日冗甚未能周悉續附狀次餘冀為國自愛謹奉咨目不宣

與張龍圖第五書九月二十二日

某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月専人奉狀至今未還久不領來諭豈以調兵故邪此事灼然易見但微有利害之私即所見遂差向日盜賊搶攘不得不留重兵於贛上今幸少息古政李才劉宣之黨既散逌周全謝雲張收之徒又已招安則當移於此以為防冬之計豈可緩哉正如富人之家左取右索無不如意而貧家折東補西僅能苟全今本路軍馬可謂貧矣若不逐急量輕

重移用何以支梧日近探報冦偽添屯重兵於陳蔡頴一帶又有酈瓊之變乘間擣虚莫先江西沿江要害之處並無兵可以控扼丐於朝者屢矣杳然不報想以淮西之故不暇恤此所以不免於諸州摘那非得已也九江與國既不差筠袁又以殘黨及人數不多難於摘那所得隸將不隸將兵亦可䝶計其數矣恃此以保全一路戛戛乎難哉柔直疎通豈不亮此當是故作此惱人情態也一笑昨日余憲過此云得近書正以此為言今

更且令韓海將五百人留屯候別有警急方去勾喚餘
幸日下遣發令赴中瀚前到此欲及教閱粗成軍容以
張聲勢也今冬贑上既豐熟又安新政决須無虞但過
此數月兵悉遣還政恐却不要耳近得樞密劄子已議
歸步生於湖南已具奏留之累得書欲來千萬便遣秋
高伏惟台候萬福多冀加愛不宣

與張龍圖第六書

某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数日前專遣使臣上狀計

已呈浼使至辱誨翰欣審邇來台候多福調兵事前書拜聞詳矣必蒙照察數日探報咄咄逼人切煩如數早遣為幸諸邑些少盜賊且用所存將兵并韓海以漸措置可也計料沿江及此間防托非得三萬人不可剗刷纔有數千人如何分布得著已具告于朝但彼自窘廹豈暇恤此今年氣象非去年比殊可憂有可以見教否無由承晤萬冀為國自重不宣

德遠落職宮祠未知更有後命否也言章引王恢事以

為喻深謂未然張之過在於不能輯睦將帥輕事移易措置乖謬使士卒怨叛耳若因淮西一事便謂從前主兵謀之為非則是因咽而廢食退避講和之說復行將何以立國深慮話頭既轉姦言得以眩惑不免復進狂瞽之說以瀆上聽非敢為張游說也近嘗致書於張深砭其病吾豈黨於張者因其一跌盡廢前功便欲誅其始謀自此豈復有敢任事者耶宗社存亡自此而分所以不免喋喋非得已也柔直以為何如奬諭詔并與清

河書録去一觀幸勿他示

與張龍圖第七書 十月二十七日

某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日專人上狀計呈涗步諒來辱手誨竊審履茲霜寒台候多福感慰無喻存留將兵敢不如命姑俟警急日續勾喚也此如防捍虎狼彼如爬搔蚤虱此欲障蔽一路彼欲彈壓一州輕重大小豈可同日語哉昔人有急則借兵於鄰國萬一突騎有窺江西之意柔直獨不能提將兵率土豪千里來援

同保上流共奬王室乎以此責他人則不可以責柔直不為過也紙尾避敵之論誠非所望於左右者防捍之計盡心力而為之不能即繼之以死何避之有處心不定而欲濟大事難矣哉已條具利害悉陳于朝乞遣張俊赴鎮淮西催促岳飛保據江池摘那一項軍馬來此應副使與敵人未必敢遽渡江萬一有南牧之意亦可隨機掎角掩擊豈可遽自退屈哉本路要害之地政在興國九江豫章能守此則腹内諸州皆可奠枕不能守

此卒皆望風奔潰雖欲避敵將焉往哉願柔直細思之韓海所部五百人煩早遣至欲趁閏月中旬大閲庶幾稍張聲勢教閲之後如諸郡盜賊有竊發者自當遣兵討捕初未嘗吝惜也境内就招羣盜且撫定之有不悛者過防冬後痛與料理亦未為晚千萬亮察兩疏録呈德遠遂有零陵之行或傳又再有命未審然否一時不廣謀議遂至如此可惜可惜前日得使臣等狀方以為訝疑其必以無禮之故蒙諭信然已令隨韓海前來俟

到此當治之兩狀謾録去亦恐欲知也末縁會晤千萬以道自愛奉啓不宣

與張龍圖第八書閏十月二十三日

某咨目再拜柔直知府龍圖使座薦辱手誨殊荷眷情竊審履茲凝寒台候多福爲慰張大閑者聞已受招安不知果否得此一項了却本路盜賊悉已平定唯萍鄉永新與茶陵攸縣兩路界首尚有殘黨已遣韓海邵宗兩項軍馬會合湖南兵將夾攻并遣屬官一員前去措

置廐幾靜盡可以報朝廷矣北方探報邇來稍靜萬一無事何幸如之使突騎有渡江者得朝廷益兵數千與岳侯相為表裏僕雖不武亦可自當一面何遽為退避計哉來書謂小諒而非大忠未為通論昔安史之亂朔部風從唯魯公以平原一郡糾集以捍大敵功雖不終亦足以表暴後世豈可謂今無其人若必欲在廟堂而後可為劉琨祖逖之徒皆當束手矣見所與韓撫幹書謂宜務實而勿務虛僕平生所為皆圖實效不事虛文

如近日勾集諸將大閱正欲訓練拊循以待一日之用非止爲虛聲而已願勿置疑其間也邇來諸事稍稍就緒正欲省細故惜日力以與將士周旋俵俾防冬亡虞即再申前懇幅巾柴車以返故廬此外無足道者承親庭已到治所想深慰雅懷無緣少奉緒言但有馳仰千萬爲特自厚前逊光寵謹奉咨目不宣

與薛直老寶文書

某拜啓直老參謀寶文使座人還被書賜竊審履茲秋

杪婉晝多暇台候萬福感慰兼懷承諭分屯九江殊荷留念近得太尉書亦道此意但欲候有警急乃始遣兵深恐後時九江於今為上流重地秋氣之高又近有鄜瓊淮西之變豈得不過為備沿江要害去處並無一人一騎可以控扼乞兵于朝第云已委使司防捍若必待警急乃遣賊情狡獪萬一乘間擣虛為其所先探報往返動須旬日安得無噬臍之悔今淮西新變之後重以沿江無兵人心憂疑如蒙使司輟那五七千人先屯九

江以絶敵人之窺伺以安人心之動揺使某得頼餘芘何幸如之平時荷太尉相照正有頼於今日望因會次為致區區之懇不敢數奉書也公文納上幸冀亮察未緣承晤切冀為國自重謹奉啓不宣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九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

宋 李綱 撰

啓上

謝宰執復銀青啓　謝范相宮祠啓
賀秦參政啓　賀秦相公啓
賀富樞密啓　賀李參政啓
賀呂相公啓　回泉州葉尚書啓
賀孟宣撫啓　賀翟參政啓

賀都督吕相公啓　回翁殿撰啓
謝宰執宣撫荆廣啓
回荆廣四路監司郡守啓
謝宰執宫祠啓　賀徐樞密啓
賀趙參政啓　賀胡樞密啓
回温州范相公啓　回臨安梁侍郎啓
謝宰執復銀青啓

歸從海外方一洗於刑書告自日邊遽盡還於禄秩敢

意青氈之舊物復霑白髮之陳人拜命若驚撫躬增愧此蓋伏遇平章僕射相公精忠許國以弼亮於一人 執政云以叶贊於政機 寛裕有容以均調於萬國 執政云以燮諧於民物 欲振中興之業式崇仁恕之風致茲罪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攀鱗附翼久絶望於風雲散髮採薇方養痾於邱壑莫遂趨風之幸第深仰德之誠

謝范相宮祠啓

竊伏海隅方遂山林之適叨居琳館更陪香火之緣奉

黄紙之除書得青氊之舊物載惟僥倖彌切兢淩伏念
某結約亡奇崎嶔可笑懷許國之心而才則拙有援世
之志而術已疎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胡疐尾自
貽覆餗之愆脫身九死之濵折節萬夫之後六年奔走
亦自厭其餘生百口追隨更復憂於多累與其困躓於
山谷曷若控告於朝廷果荷鴻私曲從微請奉仙聖於
燕閒之館竊廩稍於艱難之秋癃瘝熏心不妨散吏漁
樵爭席誰識故侯初無梓匠之功但索太倉之粟靜惟

忝冒愧溢心顔茲盖伏遇平章僕射相公盛德包荒宏材適變任天下之至重素希風於阿衡扶王室以中興宜比功於吉甫政惟公舉道不遐遺致茲罪戾之餘亦賴甄陶之力望巖廊之緬邈披雲霧之末期魚鳥何求但深從於潛泳廈屋既壯願終被於帡幪

賀秦參政啓

伏審祗奉帝俞入參政柄方正人之登用知善類之有依綸綍既頒中外胥慶恭惟參政太中秉心克一經德

不回金百鍊而彌精草疾風而知勁奉鑾輿以壯狩豈人能為持漢節而南歸殆天所相宜有褒崇之典式彰卓犖之忠果被眷求進陟廊廟吉甫用而周邦咸喜士夫亦與於榮觀汲黯在而淮南寢謀寇盜不難於銷弭佇嘉猷之入告致中興之可期天意將回人心攸屬而某披風惟舊慕義素深救端卿絶域之行雖云無補識子儀未遇之日庶或當仁屬久困於讒波幸生還於靡海天地之恩厚矣螻蟻之報茂然丘壑養痾嗟病牛之

卧壠巖岫散髮遂脫免之投林然而王室安則天下安四海定則此身定方國步艱難之際可謂日憂閒藎臣彙進於朝云胡不喜願展盡於底蘊以扶持於顛危垂老山林亦受恲懞之賜大書竹帛行覩柱石之勳尚慎鼎茵益綏福履仰以副於注倚俯以慰於具瞻頌詠之誠倍萬常品

賀秦相公啓

伏審光奉制書峻登揆路國勢增太山之重人心如流

水之歸中興可期公論攸慶恭惟平章僕射相公直方以大温恭而文立大節於宗祏傾危之秋膺重任於朝廷艱難之日若有神相豈繄人為容勿大猷方賴著龜之智燮調元化允資鼎鼐之功惟舟虗可以濟巨川惟棟隆可以扶大厦恢復中原之故境大慰四海之具瞻託跡山林亦荷怦懞之賜拭目廊廟永觀柱石之勲頌詠之私敷宣罔旣

賀富樞密啓

伏審光奉賛書進貳樞莞增重本兵之地坐收禦侮之
功綸綍既頒中外胥慶恭惟樞密太中高明而博達
廓大而裕和聲華久著於士林望實雅推於世德惟時
先正有勞王家宗社頼其元勲夷虜服其宏度挺挺風
烈有之是以似之秩秩德音亯矣維其時矣果被眷知
之渥擢升宥密之司惟幄有人搢紳增氣惟國家之大
競得士為先而帝王之中興非兵不可折衝樽俎素髙
堂上之竒恢復土疆佇致師中之吉顧茲疲病自屏山

林願觀鍾鼎之勲亦被帡幪之賜其為頌詠罔罄敷宣

賀李參政啓

伏審光奉賛書進參機政顧老成之登用副中外之具瞻綸綍既頒搢紳交慶恭惟參政太中精忠許國肅括禔身踐揚徧於華塗聞望推為舊德自陛宥密之地益著謨謀之聲果膺帝俞參付國柄濟艱難之大業允資惟幄之謀躋仁壽於斯民行被陶鎔之化顧茲衰病屏跡山林願觀鍾鼎之勲亦荷帡幪之賜其為頌詠罔既

敷宣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帝制還冠台司勲業髙於一時望實孚於四海誕敷渙號大慰輿情恭惟平章僕射少保相公宅心坦夷養氣剛大材兼全於文武識洞照於幾深適當國步多艱之秋克著王臣匪躬之節殆天所相豈人能為洗日咸池爰正雲龍之御掃氛楚塞親提貔虎之師威德兼隆眷注彌渥方衮職之有闕被環賜而遄歸大纛

高牙轂長城之重寄繡裳赤舄還巖石之具瞻方叔壯猷而蠻荆來威吉甫復用而周邦咸喜以儀刑于百辟以弼亮于一人經體贊元坐致燮調之效折衝禦侮行觀恢復之功作此蒸黎勸勲鍾鼎顧兹衰病之跡久荷眷知之私去國五年屢困讒波之險攜家三徙備嘗寇盜之憂惟朝廷宗社之再安則畎畝山林之可託此道所賴非公而誰願精調於鼎茵以茂對於光寵其為頌詠罔既敷宣

回泉州葉尚書啓

真祠散吏已深愧於素餐秘殿清班復稍還於舊物拜恩優渥撫已凌兢知府尚書雅量兼容誠心樂與致玆叨冒之幸實緣奬借之私更荷謙冲特垂慶問江湖阻濶未諧披霧之期翰墨交馳彌切向風之志其為感愧罔既敷宣

賀孟宣撫啓

伏審進參機柄出總帥權寵光震耀於一時風采聳聞

於天下誕敷成命大慰輿情恭惟宣撫參政秉心塞淵毓徳純茂以風續久孚於士望以精忠自結於主知果被簡求遂登廊廟屬此萑蒲之盜久弄潢池之兵允賴謀猷廓清氛祲建牙開府于宣閫外之威戡亂定功行廸師中之吉顧兹衰病自屏山林雖音問之乆踈豈瞻懷之敢替執俘獻馘永覿鍾鼎之勲枕石漱流亦荷忭懽之賜其為頌詠罔旣敷宣

賀翟參政啓

伏審光奉制書進陪政柄綸言所播輿論攸歸恭惟歡
慶參政太中毓德粹和養氣渾厚大册高文足以鼓動
當世英聲茂實足以輝映士林蚤揚歷於禁嚴久蕃宣
於屏翰掛冠神武雅有高世之心視草金鑾一為斯文
而起果膺簡注峻陟巖廊雲雷尚屯允賴經綸之業天
地交泰佇觀輔相之宜某素荷眷私自取踈外睽違積
稔曾無魚傳鴈繫之音跧步三山乃有室邇人遠之歎
顧連墻而不請謁乃交臂之真相知方宏大度以包

荒詎念小故而棄舊屬膺中詔往撫南藩衰病日加虛
辱齋壇之拜封章繼上丐還真館之遊願少借於齒牙
使得從於巖壑披風未遂仰德徒勤冀精調於鼎茵以
茂對於光寵其為頌詠罔旣敷宣

賀都督呂相公啓

伏審渙號宣恩齋壇授鉞眷上相之宿望加都督以視
師名教增隆士夫交慶恭惟都督特進僕射相公星躔
毓秀世德鍾祥翊國步於多艱不渝素履挺王臣之大

節每見赤誠勤勞結聖主之知特達慰輿人之論召從
藩屏再冠宰司表正百僚具巖瞻而益峻指麾諸將顧
籌幄以誰先爰告明庭首膺新制惟王室之興復賴君
子之經綸淝水策功謝傅實居於總統淮西破賊晉公
遂朝於京師佇勤鍾鼎之殊勳不失山海之舊物顧茲
疎拙久荷照知誤膺詔旨之頒徃服藩宣之寄力疾受
命觸暑戒塗仰憑廟筭之多雖容緩帶繼上囊封之請
期踐前言披覯未遑瞻依尤劇傾精調於卤鼎以茂對

於寵光頌詠之誠敷宣罔既

回翁殿撰啓

伏審光奉制恩寵還舊物聯清班於書殿示優老於琳宮凡在薦紳孰不欣忭恭惟提宮殿撰器全金玉識邁蓍龜蹈道不回挺然仁者之勇學古自任卓爾君子之儒蚤揚歷於要津益飛騰於休譽久推時望簡在淵衷抱槧懷鉛存膺論撰之選持橐簪筆佇躋侍從之嚴仰公道之宏開庶舊人之圖任某夙契雅好每幸瞻承兹

聞成命之頒獨倍常倫之喜敢期謙牧先損書詞媿荷之誠數宣難盡

謝宰執宣撫荆廣啓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職任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已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茶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絲綸下逮不容遜避而牢辭翰墨屢頒更煩敦勉以大義力衰疲以及境撫凋瘵而增傷任重責深以榮為懼竊以荆

湖之奥壤實為東南之上流控襄漢而引四川帶江淮
而連二廣地多沃衍民號富饒江濶湖深雖多卑濕之
誚風渾俗厚雅有淳古之稱自夷狄之蝟張因寇盜之
蟻聚通都大邑類成虵豕之區良田美疇鞠為荆棘之
地姦吏乘時而武斷平民逃禍而駭奔綏靖一方盡除
宿弊惠澤千里誕布新恩非得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
閩海冷族乾坤腐儒遭時艱難雖有愛君憂國之志觸
事齟齬曽無扶顛持危之功懐疾惡之剛腸天所賦者

致銷骨之積毁人誰憫之脱身九死之中折節萬夫之後遼瑗心化固知今是而昔非嵇康巖居但欲順性而養壽豈期謀帥乃及陳人仰廹咫尺之天威莫遂再三之悲懇觸熱上道戴星以行迨兹入疆之初尤驚任責之重亷頗雖老尚思復用於趙人房琯已衰徒願立功於唐室此蓋都督特進僕射相公以燮理陰陽之職當經綸屯難之特建不世出之殊勲膺莫敢當之大任王謝總統初不遠去於晉朝方召經營盖欲復興於周道

秦相公云以燮理陰陽之職當經綸屯難之時運量羣材緝熈庶政躬張仲孝友之德而主吉甫撫此萬邦有如晦練達之才而齊房喬表于百辟權樞密云以厚德鎮浮俗以精忠膺簡知協濟艱難練達機政克遴

師帥之選聿求聲氣之同眷此衰遲曲加推挽然以憂患廢棄之餘而揔軍旅之事以孤冷迂踈之跡而領方面之權大懼曠瘝以速罪戾方今兩路防秋之期迫矣諸郡卒歲之計蕭然仗鉞江湖者大軍亟旋弄兵潢池者餘孽猶在欲討捕則兵將单弱議招納則錢糧匱空將何以宣暢國威撫安民瘼職思其外愧溢于中顧上

乞骸骨之章以保收桑榆之節敢先陳其悃愊庶必冀於矜從瞻望無期傾依徒切白露已降清風戒寒冀尚慎於𦘕茵以茂對於光寵其為頌詠罔既敷宣

回荆廣四路監司郡守啓

右某啓此者誤承中制俾鎮上流宣九重之恩威撫四路之凋瘵委任實重撡綿薄以難勝褒借過優辱書詞而增惕伏惟某官克明治本深恤民勞雖身寄於江湖每心存於王室廣東西云誠心於善雅量過人每有推挽之言因致叨踰之幸干戈未

定夫豈偷安朝夕之時智畧有餘正頼協濟艱難之運
願加調嗇前對寵光

謝宰執宫祠啓

右某啓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蒙恩差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宫任使居住者奏牘上陳方願從於閑散
人言洊至乃特荷於保全還真館之舊遊解帥藩之重
任驚慙有靦感涕無從伏念某憂患餘生衰遲多病久
已忘懷於世味但思息跡於海濵一昨誤蒙上恩付之

閭寄既不容於遯避亦願效於驅馳自抵湖湘七更晦朔招捕叛亡之盗拊循凋瘵之民雖竭迂愚何補萬一弗堪重任丐歸亟上於皂囊屢致煩言疏罪已遭於白簡慕古人之餘義不敢自論方朝廷之清明終期昭雪仰蒙庇覆使即便安小草出山徒有噬臍之歎大鈞播物敢懷躍冶之心此蓋某官體道為公待人以恕每慮一夫之失所不使顛躋素知衆口之鑠金重煩解釋致茲疎拙亦苛甄陶負罪養痾方自藏於丘壑趍風承教

益遠去於門墻願調衛於鼎鼐以茂膺於光寵其爲瞻詠罔既敷宣

賀徐樞密啓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樞庭朝廷得人海宇增慶恭惟樞密端明養氣剛大毓德粹和節操追於古人識度超於當世飛英騰茂久輝映於士林聳壑昂霄果自致於雲漢鄧禹之遇光武得於立談馬周之説太宗言若素宦論思諫省有古遺直之風視草金鑾膺大手筆之任淵

秉簡在右府進陪聞望素出於漢庭風采聳聞於天下惟王室之大競得士為先而帝者之中興非兵不可冀展盡於底蘊以恊濟於艱難顧兹罪戾之餘加以衰耄之及採薇散髮方屏迹於山林承顔接辭阻趨風於齋館願亟成於勲業亦與被於惼幪尚慎𭅺茵益綏福祉其為瞻詠罔既敷宣

賀趙參政啓

伏審光奉贊書進參機政惟俊傑之登用副中外之具

瞻綸綍既頒搢紳交慶恭惟參政太中精忠許國肅括提身踐揚徧於華塗聞望推為舊德自蕃宣於屏翰（一云自召還於藩翰）益茂著於猷為果膺帝俞參付國柄濟艱難之大業允資帷幄之謀躋仁壽於斯民行被陶鎔之化顧兹疎拙久仰聲光（一云久荷照知）方屏迹於山林阻趍風於廊廟拭目傾耳願觀鍾鼎之勲枕石漱流亦被帡幪之賜其為頌詠罔既敷宣

賀胡樞密啓

伏審先膺帝制進貳樞庭朝廷得人海宇增慶恭惟樞
密端明材髙杞梓德粹珪璋節操追於古人識度超於
當世飛英騰茂久耀映於士林聳壑昂霄果自致於雲
漢奉使絕域而無難色臨總銓衡而靡棄材自結睿明
之知遂登宥密之地惟王室之大競得士為先而帝者
之中興非兵不可冀展盡於底蘊以協濟於艱難某曩
奉披承每懷契濶雖仰德以勤止顧修問之闕然惟兹
罪戾之餘加以衰耄之及採薇散髮方屏跡於山林承

顔接辭阻趍風於齋館願亟成於勲業亦預被於𢗅幪

尚愼愓茵益綏福履其爲瞻詠罔既敷宣

回温州范相公啓

伏審光膺帝制起鎮侯藩方消日下車之初推承流宣

化之本山川改色士民聳觀恭惟知府觀文相公毓德

粹和養氣剛大自躋言語侍從之列夙著獻納論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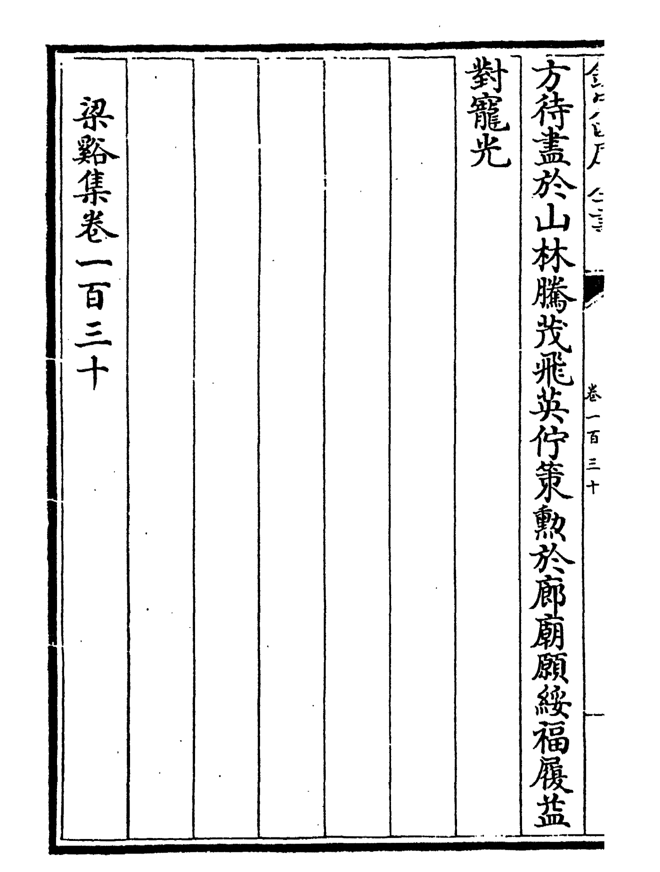
忠光輔聖朝美化行乎南國退居真館雅志在於東山

惟眷注之特隆豈燕閒之能久果承明命來臨大邦樽

俎折衝不妨於坐嘯嚴廊燮理行聽於賜環顧抱病山林之間阻趍風齋閤之下願綏福履茂對寵光瞻詠之私數宣罔既

回臨安梁侍郎啓

伏審光奉賛書峻躋法從總天府浩穰之任斡邦計盈虛之權妙選得人公議惟允伏惟知府判部侍郎珪璋粹質杞梓宏材政事優於漢庭風采聳於人望果膺睿獎進陟禁嚴未遑慶福之修先辱好音之逮採微散髮



方待盡於山林騰茂飛英佇策勲於廊廟願綏福履益

對寵光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